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冊目錄

文學類



詩總集——宋元

瀛奎律髓刊誤四十九卷

元 方回編

懺花盒 一

律髓輯要七卷

清 紀昀刊誤

雲南 四四五

夜山圖題詠一卷附刻一卷

清 許印芳摘鈔

雲南 四四五

新刻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元 吳福生編

武林掌故 五九五

詩總集——明

鰲峰倡和詩一卷

元 范志敏編

武林掌故 六二三

奉使朝鮮倡和集一卷

明 倪謙輯

玉簡齋 六三三

武林怡老會詩集一卷

明 張瀚輯

武林掌故 六四一

白嶽游稿一卷

明 沈明臣輯

四明 六六七

滄海遺珠四卷

明 沐昂纂

雲南 六八一

伊人思一卷

明 沈宜修輯

郅園 七一一

選詩補逸二卷

明 唐堯官輯評

南 七三九

德

金

德

子

子

子

十

九

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內府藏本

元方回撰回有續古今考已著錄是書兼選唐宋二代之詩分四十九類所錄皆五七言近體故名律髓自序謂取十八學士登瀛洲五星聚奎之義故曰瀛奎大旨排西崑而主江西倡爲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其說以生硬爲健筆以粗豪爲老境以鍊字爲句眼頗不諧於中聲其去取之閒如杜甫秋興惟選第四首之類亦多不可解然宋代諸集不盡傳於今者頗賴以存而當時遺聞舊事亦往往多見於其註故厲鶚作宋詩紀事所採最多其議論可取者亦不一而足故亦未能竟廢之此書世有二本一爲石門吳之振所刊註作夾行而旁有圈點前載龍遵敘述傳授源流至詳一爲蘇州陳士泰所刊刪其圈點遂併註中所圈是句中眼等句刪去又以龍遵原序屢言圈點亦併刪之以滅蹟校讐舛駁尤不勝乙之振切譏之殆未可謂之已甚焉

瀛奎律髓刊誤

卷四

紫陽方虛谷先生選唐宋二代近體詩加以評隲名曰瀛奎律髓乾隆間

詔求遺書曾採入四庫上邀

宸賞於是海內傳布奉爲典型河間紀文達公以其專主江西流於偏駁且舉其論詩三弊曰黨援曰攀附曰矯激皆足以疑誤後生因爲之逐章批釋別白是非點勘加嚴而持論至當夏夏乎詩律之繩尺後學之津梁也是書先爲約齋李氏梓行閱年既久字多漫漶余懼其久而就湮也遂重付剞劂以廣其傳惟細字如蠅頭而圈點復雙行竝列校讐數過仍不免三豕之譌古人以發書如掃落葉有矣哉是在讀者會心耳光緒庚辰秋九月山陰宋澤元瀛士甫敘

瀛奎律髓刊誤

卷四



乾隆丁未夏余以編修分枝

文源閣四庫全書約齋弟與編摩事代校瀛奎律髓
簽改最多時紀曉嵐師為總裁覆勘稱善諭旨
批點此書及付示反覆尋繹覺於風雅一道頗有
所進師序云細加點勘別白是非悉平心之論
其實至公而至當也弟手置一冊細為抄錄赴丹
陽薄時出此冊索書數語為志顛末且志幸云
乾隆戊申秋日劍溪光雲謹記

瀛奎律髓刊誤

李序



瀛花齋

紀批
此書諸評本編

序極古雅簡見其
人結處亦敢自信
是明初人質朴未
漓處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宋紫陽方虛谷先生之疏

選予蚤年嘗聞是編不獲一觀天順甲申叨守新
安實先生鄉郡因搜訪得其傳錄全本間有舛訛
卒無善本校正之續又得定宇陳先生手自抄本
共十類定宇自識云惟節序類得虛谷親校本抄
之餘皆傳錄本疑誤甚多雖間可是正而不能盡
圈點悉謹依之遂以其本與先所得本參對之無
大差異者第惜不得全編通校之於是又徧訪郡
之儒者因得各家所藏抄本讀之亦率多殘缺脫
落得此遺彼遂會取諸本通參訂之舛訛者是正

瀛奎律髓刊誤

原序

瀛花齋

圈點一依先本為定然後是編始獲復全而虛谷
編選之志亦庶幾其不終泯嗟夫以定宇去虛谷
時猶未遠而是編已不可得其全矣今一旦得之
又何其幸耶先生自序謂詩之精者為律今觀其
所選之精嚴所評之當切涵泳而雋永之古人作
詩之法詎復有餘蘊哉誠所謂律髓也故不敢私
之於已敬壽諸梓以廣其傳但卷帙浩繁傳錄之
誤陶而陰亥而不者不能無也四方博學君子幸
共鑒而正之成化三年龍集丁亥六月下澣皆春
居士識

紀批
右字上應加吳瑞
草山四字

右龍君遵敘後序一首原本中所載也觀其零
星攆拾於殘缺之遺使後人得觀全書龍君之
功為不渺矣序中所言正是書聚散絕續之所
繫也而坊本不載蓋緣序中再三言及圈點而
坊本鹵莽成書圈點既去遂并是文而埋沒
之不獨失虛谷評騭之精意即龍君蒐訪校勘
之苦心亦掩却矣故表而出之

瀛奎律髓原序

瀛者何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奎者何五星聚奎也
律者何五七言之近體也髓者何非得皮得骨之
瀛奎律髓引誤

原序

二 藏花盒

紀批
句全等
古體詩之祖著

謂也斯登也斯聚也而後八代五季之文弊革也
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所選詩格也所註
詩話也學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方回者誰家於
款嘗守睦其字萬里也至元癸未良月旦日紫陽
虛谷居士方回撰

紀批
右字上應加吳瑞
草山四字

此等筆意與此書
小序詳略相類
未必不出於虛谷
吳氏亦曲為解脫
耳○甲午五月於
四庫書山檢得
康泰編江鎮集
有此序非贗作也

右序相傳謂虛谷所作然詞義淺鄙且亦非當
時文體即與虛谷他文亦不甚相類疑是後人
廣作 關 曹叔則兩先生本俱不載然舊本
有之今亦未敢遽芟錄存以俟識者辨之可也
吳寶芝瑞草氏再識

紀批
厚亦部錄宋必行
此書

石門吳孟舉先生領袖詩壇富于著述所鈔宋詩
久風行天下今年踰七十猶左圖右史日夕披閱
不倦此瀛奎律髓一編則取皆春居士舊本訂正
之付其叔子瑞草刊行者也夫方虛谷熟精詩律
因博綜三唐五代南北宋諸名家所作探其寔
立為法程而其成書乃取義於髓者無他禪家授
受首重得髓髓既得則一切皮毛俱屬可畧故三
唐五代南北宋詩集不啻汗牛充棟而其所掇拾
代不數人不數篇能照見古人精神血脈于千
百載之上而與之同堂品隲其合者幾如拈花之
笑即不合者亦不至有背觸之疑非冬瓜瓠子漫
為印可者比也惜近世流傳絕無善本今賴先生
訂而刊之非惟虛谷是編重開生面而後之讀者
心目軒豁人人知去皮毛以求其髓之所在其有
功于詩學豈淺鮮哉先生為家君老友顧平日論
辭也皆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仲夏商邱宋至
撰

原序

三 藏花盒

宋序之上尚有若溪洗名邦貞一序是頁半
綴序文不全未有 紀師批語云其言大而
無當欲示誇而適形其陋此序
坊本久關無從補入 約齋識

此詩自是後有變而不離其宗者雖其宗而新言變則竟成公妄之病源也

有力自振後之變何不知其然之變力自振後者其勢運逆故變而之上不知其然者其勢順故變而之下

此最通論

兩間之氣運屢遷而益新入之心靈意匠亦日出而不匱故文者日變之道也退之陳言務去之語鹿門以字句之穿鑿生割當之說者常譏其陋然震川之所謂不切南雷之所謂庸俗亦未盡其旨也夫學者之心日進斯日變日變斯日新一息不進卽爲已陳之芻狗矣故去陳言者日新之謂也詩者文之一也律詩起於貞觀永徽逮乎祥興景炎蓋閱六百餘年矣其間爲初盛爲中晚爲西崑爲元祐爲江西最後而爲江湖爲四靈作者代生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於是詩之意境開展而下竭

瀛奎彙編刊誤

原序

四

花重

分題題目略明究爲隱隱必出爲之辭義此論不及其言之工三代以上文興運三餘餘途又文之成出者也故學自理學詩法自詩法宋陸之論筆與此書無異及於此處公於存之學最爲完備所注皆極精微而不勝其隱微此語未足此亦推許太過則龍門之列傳而此則涑水之編年均之不可偏廢然聚六七百年之詩於一門一類間以觀其意境之日拓理趣之日生所謂出而不匱變而益新者昭然於尺幅之間則是編爲獨得已若其學術之正則不惑於金溪而崇信者亭其詮釋之善則不濫於鉅觚而疏淪隱僻其論世則考其時地逆其志意使作者之心千載猶見其評詩則標點眼目辨別體製使風雅之軌後學可尋斯固詩林之指南而菴園之侯鯖也然自元以來學士家言及者輒用相警警自是後人吹索之過而其書固不可廢也余嘗懸諸家塾以爲的所謂去陳言而日新者俾於此考驗焉兒子寶芝幼卽好之因苦其好訛之多流布之寡爲重加校勘授之梓人錢既成因識之簡端以示兒輩并願與世之讀是書者共揚於商榷焉若日立平四百餘年之下以上爲虛谷作玄晏也則吾豈敢康熙壬辰小春月吉黃葉老人吳之振書于橙齋之西閣

瀛奎彙編刊誤

原序

五

花重

瀛奎律髓刊誤序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矣周艸窓之所記不忍卒讀之而所選瀛奎律髓乃至今猶傳其書非盡無可取而騁其私意率臆成篇其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尚生新夫古質無如漢氏冲淡莫過陶公然而抒寫性情取裁風雅朴而實綺清而實腴下逮王孟儲韋典型具在虛谷乃以生硬爲高格以枯槁爲老境以鄙俚粗率爲雅音名爲遵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可以爲古淡乎朱華冒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淵明響字之說古人不廢暨乎唐代煅鍊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托之高遠則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拈其末節每篇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將舉天下之人而致力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纖旨亦茫如也後人纖巧之學非虛谷階之厲也耶贊皇論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各異心靈濬發其變無窮初不必刻饒瑣事以爲巧摺撫僻字以爲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一蟲

瀛奎律髓刊誤

紀叙

花盒

一魚一草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務求

爲前人所未道而按以作詩之意則不必相涉也

騷雅之本意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主

變本加厲遂偏駁而不知返也至其論詩之弊一

曰黨援堅持一祖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

雖茶山之粗野居仁之淺滑誠齋之類唐宗派苟

同無不袒庇而晚唐崑體江湖四靈之屬則吹索

不遺餘力是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一日攀附

元祐之正人洛閩之道學不論其詩之工拙一槩

引之以自重本爲詩品置而論人是依附名譽之

私非別裁僞體之道也一日矯激鐘鼎山林各隨

所遇亦各行所安巢由之遁不必定賢於臯夔沮

溺之耕不必果高於洙泗論人且爾况於論詩乃

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脩至不

問其人之賢否併不計其語之真僞是直詭托清

高以自掩其穢行耳又豈論詩之道耶凡此數端

皆足以疑誤後生齷齪詩學不可不亟加刊正然

其書行世有年村塾旣奉爲典型莫敢訾議而知

詩法者又往往不屑論之繆種益蔓延而不已惟

海虞馮氏嘗有批本曾於門人姚考功左垣家借

瀛奎律髓刊誤

紀叙

花盒

閱顧虛谷左袒江西二馮又左袒晚唐永炭相激
負氣詬爭遂併其精確之論無不深文以詆之矯
枉過正亦未免轉惑後人因於暇日細爲點勘別
白是非各於句下箋之命曰瀛奎律髓刊誤雖一
知半解未必遽窺作者之本源且卷帙浩繁牴牾
亦難自保而平心以論無所愛憎於其間方氏之
僻馮氏之激或庶乎其免耳

乾隆辛卯十二月二十一日觀奕道人紀昀記



余少時閱書好評點每歲恒得數十冊往往爲門
人子姪攜去亦不復檢尋此書乃乾隆辛卯之冬
自西域從軍歸再入翰林時所閱久失其稿忽見
李子約齋所錄本恍然如見故人李子可謂好事
矣惜余鹿鹿少暇不能重爲李子點勘一過也
乾隆戊申八月初五日昀又記



余長兄劍溪分校官書每令編摩乾隆丁未夏校勘瀛奎律髓一部是書原刻錯訛既多而重見疊出與夫體例之不畫一者又不勝數簽改頗煩呈正紀曉嵐師因語以向有手定瀛奎律髓刊誤與此次覆校簽改者大略相同時向師借讀未即得也既竣事始出相示蓋師於是書自乾隆辛巳至辛卯評閱至六七次細爲批釋詳加塗抹使讀者得所指歸不至疑悞其諄諄啓發豈淺鮮哉余向侍師京邸戊申夏選得曲阿簿辭師即以此書面呈師以匆匆少暇未及再爲覆勘瀛奎律髓刊誤自序



手筆數語簡端緣簿書碌碌存爲枕秘者十餘載嘉慶己未劍溪兄出都辭師過余嘉定丞署述師以此書未刻爲念回憶曠曩與編摩時不能即付梨棗稽遲至今有負吾師嘉惠後學之盛心爲滋愧也茲公諸同好亦藝林盛事歟嘉慶庚申五月上弦約齋李光垣謹記

重刻律髓記言

八則

芝自束髮入鄉校正業之暇輒從塾師受近體詩一首追成童以後家大人始授律髓一書謂其所講貫切實明顯有塗軌可依尋命時肄業以爲退息之居學當時頗銳意好之然方攻治制舉業未能并心一意從事於此又更數載弱冠成人則日揣摩場屋應制之文以應有司之試兼亦家事滋出雖不至如子固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然亦頗有涉世奔走之煩此書遂度閭者十餘年客歲省闈報罷料簡故書因復卒業焉第苦中多舛悞且板刻漫漶適見坊間新鐫本謂可是正而校對之下舛悞乃更甚於前因歎是書舊本既流布未廣新刻流行恐遂因此踵訛襲謬讀者永不復覩古人真面目因出家藏善本及曹叔則兩先生手抄本互爲參校尙有疑者更從唐宋人集中譬對之雖未能盡改正然已得十之六七矣讀是書者自當辨之也

詩文之有圈點始於南宋之季而盛於元雖曰一人之嗜憎未免有偏著然當時評騭諸公皆作家巨子各具手眼其所圈識如與作者面稽印可能

此類分類之
病
其正變之資博洽
未身
古人分類原欲互
勤其王世而變
其正變之資博洽
未身

世論固為平允然
該家之有江西正
如飲食之有海錯
可兼食而不可常
食東坡比山谷詩
於江西猶謙詞
也學者後抵乎八
代三唐而兼修江
西得其別致未為
不佳如東以江西
為宗則出手已是
錢鍾大愈後

使其精神眉目軒豁呈露於行墨之間非若近
坊刻勉強支綴者比學者且當從此領會參入而
後漸次展拓即古人全體之妙不難盡得而坊本
將圈點削去且因之竄改註語不特評者之苦心
因之埋沒即作者之矩矱畦逕亦難窺尋矣茲刻
悉行載入不敢妄加增減

詩文分類原始文選而亦盛於宋元在古人則為
實學欲便參考資博洽也今人徒以供櫛祭便割
販而已然詩以類選則有詩不甚佳而強取以充
類者亦有詩甚佳而類中已多有詩甚佳而無
類可入因之割愛者是編所以有餘憾也然學者
且先致力乎此歷其堂奧而後漸及諸家之全於
詩學亦思過半矣

一祖三宗之說論詩家每用相詬病謂其不應獨
宗江西也夫嘗其為偏誠所難辭然觀其論詩小
序云立志必高讀書必多用力必勤師傳必真四
者不備不可言詩可知其於此事煞費工夫來蓋
從三折九變之餘而始奉此為歸宿其中甘苦得
失之數必有獨喻其微者非漫然奉一先生之號
傍人門戶以自標榜也昔人積終身之功晚年有

此書乃成此
語錄此段之末
又言成於元時此
元字恐是明字之
誤

此指周亮工所記方
四十一年可斷之
然此與詩無涉
因詩而併錄其
人則門戶之見矣

此書乃成此
語錄此段之末
又言成於元時此
元字恐是明字之
誤

誤

得乃始樹幟建宗接引後學今人少壯銳氣已耗
磨於括帖間中年以後精已銷亡乃以餘力為之
而又於四者之功無一足恃未嘗入古人之藩籬
而造其堂噤其臆乃徒吹索癢疵彈駁古人或訾
其全體或摘其片言甚或刺取裨官瑣語用資訕
笑此徒為大耳朱子所謂外夸者中不足也果能
深歷江西派之闢奧則從此推廣旁通觸類安在
諸家之長不復可兼收並蓄耶

是編之成在元之前至元癸未距天順之末裁百
五六十一年耳然板刻已銷亡遺書亦殘缺觀龍君
之敘則其搜訪之勤校勘之細使是書得流傳至
今不致湮沒者皆其力也其中疑悞脫落悉仍其
舊不敢妄加竄改以欺後人足見闕疑詳慎之意
嘗閱丹鉛錄謂蘇杭坊刻作偽射利始於嘉靖之
季如取王涯之詩以益右丞割張籍之卷以入他
集之類蓋是時偽學已行故人心之偽端亦啓此
亦氣運使然此書之刻尚在成化時猶見古人誠
朴無偽之風故今刻悉因之亦不敢妄有竄易也
詩中舛悞尚可於各家集內校正十之六七如張
冠李戴之訛已悉釐正惟註語別無善本可鑒

舊記言

三

10

筆端亦少五
言餘亦無幾

故疑訛間有未及改正他如送別類之明皇送知
章歸四明全篇似係後人補入非虛谷原本又如
感舊之少五言俠少之無題序並仍其舊不敢妄
有增刪至如梅花雪月晴雨五類宜次著題詩之
後雖本之虛谷題語然原本之第目不爾讀者知
其說足矣不必定易其次序也若夫是書之編成
於元時而虛谷亦非終於宋而仍標之以宋者亦
從原本之舊稱也

岑參詩龍堆接醋溝虛谷註云醋溝人所未知也
楊升菴譏之曰非惟人不知方回亦不知特爲此

編書者通列吳

舊記言

四

虛谷化重

此處原在虛谷
注也

言以掩後人耳方南人未知醋溝誠亦有之然楊
以醋溝爲水名且在中牟則詩乃使北庭作不應
雜此且接字亦無着落又宋人送使遼詩用紫蒙
二字虛谷註謂契丹館名升菴駁之謂係地名且
引晉書載記爲据然考慕容廆傳邑於紫蒙之野
乃蒙字非蒙字也紫蒙二字於使遼誠切當然紫
蒙之爲館又安知非別有所出而遽詆虛谷爲隔
壁妄猜耶姑識此以質博識者

是刻始於辛卯季秋至今歲嘉平而始成余兄弟
小窓短檠對牀風雨苦心料簡者蓋一年餘其警

此一條疑爲元
無此書

校搜勘則從兄奕亭是賴而相助爲理則仲兄武
岡中表兄勞嶧雲姊子陳勉之與有力焉皆於是
書有功不敢泯沒故附識於此至宋詩鈔二集家
大人手定者已有五十餘種正在付梓緣部帙尙
少蒐羅未廣故未能成書海內藏書之家凡有宋
人文集未經流布者幸悉以見示或勸假抄錄或
奉資繕寫不獨成藝林之美事亦以發潛德之幽
光使績學有德之緒言湮晦於當時者一旦表彰
於六百餘年之後則作者之靈爽實式憑焉讀書
好事之家諒有全心歧予望之

藏書佳範列錄

舊記言

五

虛谷化重

康熙壬辰孟冬之望語水後學吳寶芝瑞草識

例言十一則

一瀛奎律髓原板久缺惟吳瑞草先生黃葉邨人重校之本其評注圖點悉照原本今亦不可多得予購之於舊藏書家茲刻一依吳本較坊間翻板自別識者鑒諸

一刊誤者予 師紀曉嵐先生所批點也 紀師批語悉載於上其有批釋甚多則載於虛谷總批之後

一凡批出虛谷者上加原批二字出 師手者加紀批二字以別之

瀛奎律髓評注

例言十一則

一

藏花盒

一凡虛谷圖點俱刻于字旁內一行凡出 紀師圖點并塗抹者悉刻于字旁外一行庶閱者一目瞭然

一詩有虛谷加圖點而 紀師加塗抹者則圖點在字旁內一行塗抹在外一行又有虛谷無圖點而 紀師加圖點者則圖點在字旁外一行餘可類推

一書中原舊序及詩中虛谷原批并分類序語原刻皆無圖點其有圖點并塗抹者俱係 紀師手筆其有未經 紀師圖點塗抹者則不敢妄

加以仍其舊

一虛谷批語有經 紀師加勾者仍於字旁加勾一詩中有重見并原刻某字而 紀師改作某字者閱上批自明

一詩每首頭一字有經 紀師加單圈雙圈單尖雙尖者皆係取其全詩凡圈尖皆刻於外一行一凡有衍字并錯訛脫落與體例不畫一經 校出者皆下注某識

一公餘校勘頗有未盡嘉定程兄名攸熙暨其姪名式鈞藉爲校對得以竣事

瀛奎律髓評注

例言十一則

二

藏花盒

此批
虛谷終於元不
少題目其八亦
其淵明此不得
其微士倒其政
目其方回

流奎律髓刊誤原選目錄

宋紫陽方虛谷先生原選

河間紀曉嵐先生批點

卷之一 登覽類

卷之二 朝省類

卷之三 懷古類

卷之四 風土類

卷之五 昇平類

卷之六 宦情類

卷之七 風懷類

卷之八 宴集類

卷之九 老壽類

卷之十 春日類

卷之十一 夏日類

卷之十二 秋日類

卷之十三 冬日類

卷之十四 晨朝類

卷之十五 暮夜類

卷之十六 節序類

卷之十七 晴雨類

流奎律髓刊誤

原選目錄

流奎律髓刊誤

卷之十八 茶類

卷之十九 酒類

卷之二十 梅花類

卷之二十一 雪類

卷之二十二 月類

卷之二十三 閒適類

卷之二十四 送別類

卷之二十五 拘字類

卷之二十六 變體類

卷之二十七 著題類

卷之二十八 陵廟類

卷之二十九 旅況類

卷之三十 邊塞類

卷之三十一 宮闕類

卷之三十二 忠憤類

卷之三十三 山巖類

卷之三十四 川泉類

卷之三十五 庭宇類

卷之三十六 論詩類

卷之三十七 技藝類

流奎律髓刊誤

原選目錄

流奎律髓刊誤

卷之三十八 遠外類

卷之三十九 消遣類

卷之四十 兄弟類

卷之四十一 子息類

卷之四十二 寄贈類

卷之四十三 遷謫類

卷之四十四 疾病類

卷之四十五 感舊類

卷之四十六 俠少類

卷之四十七 釋梵類

卷之四十八 僊逸類

卷之四十九 傷悼類

廣奎律隨刊誤

原選目錄

卷之四十九

廣奎律隨刊誤目錄終

瀛奎律髓刊誤卷一

宋紫陽方虛谷先生原選

河間紀曉嵐先生批點

登覽類

登高能賦於傳識之名山大川絕景極目

能言者衆矣拔其尤者以充雋永且以爲

諸詩之冠

五言 二十首

是書例不書作者之名伯玉書名例不盡一約齋識

度荆門望楚

陳子昂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荆門煙霧

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

楚來

字物華分出第
便境界有虛存
有遠近故雖址
而不板五六寫是
望字以上六句寫
得山川形勝滿眼
已伏狂歌之根結
二句借狂歌逗出
望字用筆變化再
一換校正對則通
體板滯矣

原批陳拾遺子昂唐之詩祖也不但感過詩三十八首爲古體之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白帝峴山二首極佳已入懷古類今揭此一詩爲諸選之冠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俱同時而皆精於律詩孟浩然李白王維賈至高適岑參與杜甫同時而律詩不出則已出則亦足與杜甫相上下

唐詩一時之盛有如此十一人偉哉
紀批以賈至入諸公之間殊爲不倫太
白所長不在律詩十一人之說未確
冠字下陳字上宜空一格刊本
訛連 約齋識

登襄陽城

杜審言

旅客三秋至層城一作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
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卽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

紀批
漢字與開字有情
作思爲是
子美登州城詩
與此如板印出

滿塵埃

此種初出木佳
今日雖轉相承已
成案曰但隨處改
換地名卽可題得
天下殊屬便捷法
門學登者先須
破此一關方不須
空磨磨劉山公
習池舊臺章華
後世爲之奉末
可云傳習之
古臺想山公之
意初唐語意猶
無用深解也

臨洞庭湖

一作岳陽樓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

含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

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看垂釣者徒有羨

魚情

原批子昂岳陽樓此詩大書左序登門壁間右書杜詩後人自不
敢復題也劉長卿有句云登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世不甚傳他
可知

紀批馬批曰通篇出臨字無起爐造竈之煩但見雄渾而兼蕭灑
後四句似似但言情却是實做臨字此詩家之淺深虛實法所論似
是而非首四句若不臨湖如何看出何待另出
臨字後四句求應正是言情如何云實做臨字

登岳陽樓

杜工部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
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

紀批
馮氏批曰因登樓
而望洞庭乃云昔
聞洞庭水今上岳
陽樓是倒入法三
四與楚詩則目